



在文洁若先生的后乐斋(上)

□张维祥

草长莺飞二月天。刚过正月，北京的一切便生机勃勃，欣欣向荣。忙完工作的事已是傍晚了，约赵衡老师第二天一起拜访文洁若先生。没想到赵衡老师还拖着病体，令人心疼。

两位“大人物”

2014年，在株洲全国民间读书会年会上结识文洁若先生，后蒙她赐稿，在《藏书报》上发表。因为那篇稿子写到了著名翻译家赵瑞麟、杨苡夫妇，以及杨苡的哥哥杨宪益，她又介绍我认识了赵瑞麟的

女儿赵衡。从此与画风时尚、文笔清新的赵衡老师交往日深，却一直未曾谋面。

要见的这两位“老太太”，一位92岁，一位74岁，都成就斐然，可都有点儿“冤”。文洁若先生被萧乾的光环所笼罩，不熟悉当代文学的人，一提

她脱口而出就是“萧乾的夫人”，而忽视了其文学成就。文洁若是中国翻译日文学作品最多的人。日本作家川端康成、三岛由纪夫等的作品，很多都是经她之手介绍给中国读者。她与萧乾晚年合译爱尔兰作家詹姆斯·乔伊斯的《尤利西斯》，成为经典。赵衡女士则被她双亲和舅舅的光芒所掩盖，父母赵瑞麟、杨苡都是著名的翻译家，舅舅杨宪益、舅妈戴乃迭更为文坛瞩目。而她时而清新犀利，时而细腻柔美的文笔，与她时尚现代、寓意深刻的画风相得益彰，也赢得了相当数量的读者和粉丝。赵衡著作里记录的文坛故事，让人羡慕她从小生活在文人圈里，能第一时间感知他们的喜怒哀乐。她成长的岁月里，经历不少苦难，但更多的是幸福。赵衡老师不仅接受着来自家庭的教诲，更有与她父母、舅家相熟的众多文坛前辈如萧乾、萧军等名家潜移默化影响。

爱工作的“90后”

敲开文先生的家门，久违的面容出现在我面前。早知文老只会工作、疏于生活，家里不成样子，但进得门来，才发现超乎我的想象。屋内逼仄凌乱，简直难以下脚，这空间完全是这位瘦小老太太的“私人订制”。这个原本完全够一人生活的小两室，却被书本和各种丝毫不用的东西所侵占。写字桌就摆在客厅里，桌面凌乱，但文老却熟悉如故。我买了水果，想找冰箱放下，她说放冰箱里就会忘了，坚持放在一个泡沫盒子里。



《柳如是遗集》收藏缘起(四)

——一本令黄裳魂牵梦绕的书

□周建锋

2012年9月5日，各大网站、媒体均发出黄裳先生去世的消息，我在此时突然发现我做错了一件事。我从来没有的“自以为是”发生在我身上，2013年9月份，在黄裳先生去世一周年的时刻，中华书局将黄裳先生生前所写的关于柳如是文章全部罗列出版成《绛云书卷美人图——关于柳如是》一书，在书中有插图若干，但未见《柳如是遗集》图片。我回忆起当初黄裳的那个助理给我的留言，他确实是提出要图片出版，但是我根本就没有理会，我的这种无知的行为致使黄裳先生生前也没有见到这本《柳如是遗集》。

为了弥补，我和黄裳的助理吕浩再次通过电话，解释了我们之间的误会，我希望将《柳如是遗集》在《绛云书卷美人图——关于柳如是》再版时能将图片收录进去，我想去圆黄裳的梦，圆一个对于柳如是比我更加执着和痴迷的人的梦。

最后我想抄录黄裳先生在“旧辑柳如是

《湖上草》及《尺牍跋》一文的笔记作为结尾，我们通过这些简短的文字，足可以看出黄裳先生对于柳如是的情缘不亚于陈寅恪：

余篋中尚有清初旧抄一种，为女史诗，后半卷为如是作，一时无从检得。又前所得嘉业堂本，亦是女史所辑旧抄，下卷为清人题咏，又见《四当斋集》有柳集序，亦是辑本，出虞山张南械手，殆未墨板，今不知尚在天壤间否？其本亦出汪刻而补葺成之者。附志于此。己酉五月十四日更记。

中国美术学院范景中教授痴于柳如是研究，曾与其妻周小英共同编辑《柳如是集》，当范教授得知我买下《柳如是遗集》后，非常兴奋，为本书作跋文如下：

《柳如是遗集》为常熟张南械所辑，南械名继良，号兰思，又号双南、慙生。光绪二十一年中进士，越二年梓行《佚从甲集》，其《柳如是诗》一卷乃戈戈小册。此集则旁搜远绍，寻拾遗绪，钞撮加详，遗事中有数条向未之见，

佳本也。用纸亦佳，色如白银，莹若嫩蕊。卷端小像数帧，流传香艳，雕红刻翠，为书增美。前有霜根老人序，黄裳先生从《四当斋集》中读之，以未见原书为憾。此册曾为谢刚主先生旧藏，今归周君建锋，癸巳秋相晤京师，命余缀跋纸尾，因录旧作《桃花下读河东君尺牍，感赋五章》，以为补白：

门前一片鹭湖水，写出柳花无定姿。
小字珍珠十五纸，靡光砚冷是何时？
木兰舟动欲何之，玉女低回寒柳词。
况是西冷飘细雨，桃花不语坠愁思。
玉钗初坠几黄昏，又别水边怀玉人。
此去柳花如梦里，那笺原是费精神。
尺素不随香草残，从来烟柳向云端。
迎车因是红豆路，欲绝美人行波笺。
秋柳晚烟思华年，如维十指是逃禅。
捉刀真上船尾住，花气也难到虞山。

范景中写于甲午五月竹醉日翌晨

“书香”何须分新旧

□老张

最近几年，许多地方开展了轰轰烈烈的“书香城市”的活动，包括许多报刊都开办了“书香”“阅读”之类的专版。书评、书话、书跋等等，各式各样关于新书的文章接踵而来，却鲜有关于旧书的。理由很简单，旧书内容比较枯燥，读者不多，常常被编辑和作者弃用。结果是“书香一辨，唯有新书”了。

建立城市书香的主要目的是鼓励市民多读多看好书，提高个人素质和城市的文化品位。衡量好书的主要尺度是内容，不是新旧。阅读的是内容，不是版本。譬如《鲁迅全集》最初于1938年初版，1949年后，人民文学出版社几次出版《鲁迅全集》，今天各种鲁迅著作的单行本(新书)布满书店。虽然上述版本大相径庭，但是书中内容大

体一致。新旧鲁迅著作都能给予读者和作者精神食粮，我们何必一定分新旧呢？

旧书的内容有时也有独到的可取之处。一、不少旧书出版的背后往往都有一段故事，有些涉及文人趣事，有些涉及历史典故，正是如此，唐棣、黄裳和姜德明等许多藏书人依靠旧书写出了一篇篇精彩的书话。二、旧书中的许多内容往往是撰写论文的第一手资料，这是新书不可替代的。鲁迅与胡适许多大名人都习惯于徜徉旧书市场，因为旧书为他们的写作助一臂之力。三、旧书中的内容也有与时俱进的，依然值得我们去阅读和挖掘。近几年重点打击腐败，许多旧书中不乏相关的新材料有待开发。譬如当下关于清朝大贪和坤的新书很

多，但里面关于大清官戴联奎(嘉庆和道光的老臣，一品高官)与他斗争的内容有限。笔者友人最近发现了道光时期印行的《如皋戴氏宗谱》，里面不仅记载了嘉庆和道光对戴联奎的赞许，还写有戴联奎的清廉心得，若习惯于华靡(丰衣美食、富足华贵的生活)，家人将跟随，变成一家人习惯于华靡，渐渐改变人的初心去追随华靡。我不知道华靡的快乐，也不知道淡泊的辛苦。家用节约，公款开销也能自足。诸如此类的反腐史料，显然是新书中读不到的，但极有现实意义。为此，“书香”何须分新旧？

书香有新旧，芬芳皆可闻。希望读者们也不妨给旧书“留一份园地”。



讲文明·树新风
JIANGWENMING SHUXINFENG

参与志愿服务

争做时代新人

